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聊赖与神迹

张羞 诗集

BOREDOM & THE MIRACULOUS

POEMS BY

ZHANG XIU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t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目 录 CONTENTS

Reebok	1
缓酒有所思，四月 <i>Pensive Thoughts When Sobering Up, April</i>	
一首诗没有 <i>A Poem No Not</i>	
餐灯 <i>Dinning Lamp</i>	
修辞 <i>Rhetoric</i>	
一个郊区清晨 <i>A Suburban Morning</i>	7
电 <i>Electricity</i>	
夏天来了 <i>Summer Is On Its Way</i>	
有雨 <i>Rainy</i>	
猪肝 <i>Pork Liver</i>	14
造房子 <i>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i>	
天下 <i>Under the Heavens</i>	
我们的茱迪 <i>Our Judie</i>	
桑葚，给王珂 <i>Mulberry, For K. WANG</i>	
雨寄（终极版） <i>To Entrust Rains (Ultimate)</i>	19

有三个鸽子鸟在屋顶走步，它们知道。	<i>Three Pigeons</i>	20
笋	<i>Bamboo Shoot</i>	
脱脂牛奶	<i>A Box of Skim Milk</i>	
梁山伯与茱丽叶	<i>A Local Love Affair</i>	
结婚	<i>Marriage</i>	24
概念一	<i>Conception Once</i>	
立夏	<i>The Day of Start of Summer</i>	
屏幕一	<i>Screen Once</i>	28
Z		
雨，或序列	<i>Rain, or Sequence</i>	
Sunday		32
击	<i>Strike</i>	
羊排	<i>Mutton Chop</i>	
缥缈峰	<i>The Ethereal Peak</i>	35
必要的可感知长度	<i>A Necessary Perceptive Length</i>	
晦涩如光	<i>Be Obscure as Light</i>	
语境一	<i>Context Once</i>	
南无 (NanWu)		39

有两株三株六株树木，它们	40
<i>There Are Two, Three and Six Trees, They</i>	
昨天，A Mother's Day Yesterday	
旱柳 <i>DryLand Willow</i>	
晚餐后思 <i>Random Thoughts After Dinner</i>	
麒麟 <i>Kylin</i>	46
一种写作，但不是现在 <i>A Type of Writing, But Not Now</i>	
黄昏一 <i>Twilight Once</i>	
动动手指 <i>Move Your Fingers</i>	
About Today	53
膝盖 <i>A Knee</i>	
雨序又一 <i>Sequence of Rains, Once Again</i>	
雨序一一 <i>Sequence of Rains, Twice</i>	
剩三帖 <i>Sheng San Calligraphy</i>	61
吃枇杷 <i>Loquats</i>	
一阳指 <i>Yang In Ascendance</i>	
粥 <i>Gruel</i>	
下午晚些时候 <i>Later In An Afternoon</i>	
夜 <i>Night</i>	67

错觉	<i>Illusion</i>	70
碎屑	<i>Chippings</i>	
雨，或序列（二）	<i>Rains or, Sequence(II)</i>	
为一把尺子作	<i>For A Ruler</i>	
跋：三本经书		76
	<i>Postscript: Three Bibles</i>	
跋二：修辞与序列，为一个鸚鵡鸟作并序		78
	<i>Postscript II: Rhetoric and Sequence, for The "Butter" Parrot</i>	

*

阳台鞋架上有一双两只
锐步鞋是白色的。（想起一个
伟人（很拽的那个）说“鞋子是
穿在脚上的。”这一点也不好笑。
他并不远，在一部绿皮火车上。
）短小的阳台，一天中，
我有时会大量坐在这里只是
坐着。也想想有的没的。比如云，
云的移动。一只白色的鞋子，一天有时。
有时一天只是一天。有也许一天那么
长，在这一天。有时没有。慢慢想，脑壳中
并无那种关于有的幻觉。*我在小时候
用玻璃瓶保存过一个雨滴。我现在
不知道它在哪儿。下回见，瓶子。

缓酒有所思，四月

Pensive Thoughts When Sobering Up, April

在最好的一个星期天，
这会儿。（你甚至不想提起
这个城市的名字）
在一只鞋子旁边等于
没有。在同一个阳台上，总是。
与昨天是同一个人，要是
不是，我至今也仍是
连续的。千万不要忘了一些什么事。
哦，哪些？我需要使用哪些记忆？
也饮些水。缓缓，在一种干净可见的
一瓶水旁边便是在哪里。

一首诗没有

A Poem No Not

有时现在（难以回顾的现在），
没有。

一首诗没有，如何写？没有
有没有的诚实写法。

有时只是最近，（物理
而伤感）世界似乎发生了
严重变化 / 扭曲。

也是不会有的。没有，
基本上（仅统计学中）是说，
假设一件东西暂时没有，无论
早晨拖地，还是纯粹扯淡，它仍会
袅绕在一个人的历史经验中，
除非我可以
自己对自己消失
或可逆。

这（有时大部分时候）
显然很难。暂时，
《哀江南赋》就免作了吧。

餐灯

Dinning Lamp

要是我们有一种直接关系我知道？
我一直在我的序列中。我偏爱
暖色的光线，那种较长的诗行以及让一根
手臂搁在桌子上在有时也会感到
安静的一个上午难免
平原化严重我清楚知道。
我休息，像一个重伤动物
或在一种初始状态中我都可以接受。
总是复杂、清澈与总归
不可与一片光混同。
我如此综合。
灯不是，
在脑壳上方，
单独如一个静物。

修辞

Rhetoric

诚实，也散漫。
穿过黄昏也掠起浪花。
像一株树木
慢慢活着，有时。
多一行，
不如少一句。

一个郊区清晨

A Suburban Morning

*

早醒，一些暗黑
在清脆杂乱鸟鸣中褪去或
实际是它们移动去了
别的地方
或也许一直
在这里不可切换是因为
为什么必须会有光。

*

这时候我是谁，便会想起谁并且
黑乎乎的我不在那儿。
我伸出手臂，放在窗外竹园里。
想想佛陀。
清洁，
以及我奇怪的呼吸仿佛一种现在正在到来。

电

Electricity

恢弘的事物比如一场内战需要电。

电的存储。

用一把通电的工具推平茱迪的枯发，满足她

少女时代尼姑的愿望。四月，专属 T·

S·艾略特的季节，我们在以前

更喜欢兰波，傍晚一起散步，顺道

在路边吃点东西。

通常不会想起

电，

一些无法预知的事情。

夏天来了

Summer Is On Its Way

像一种自动
装置，午餐后
一个孩子
继续看他的游戏节目。他还没
学会如何认真观察生活。

一个人像平常那样
来阳台坐着，
也休息。
并不需要太多的总在休息。
在这种体感微热
的天气，院子里这株没长柿子的树
看着像一株普遍的树木。
“你在做什么？”
上楼来的孩子

路过问。

“写诗啊。”

孩子关上了他的房间门。他应该

还没无聊到想起

要去午睡。在夏天正式

到来前。有时，

这会儿便是。

有雨

Rainy

——给槐树，
他们不知道我们
在写些什么，
我们也是。

在一个这样的下午有雨，包括雨，这样。

是这样的，雨也是。

一个有雨的下午，至少这样。

雨呢？

（谁？除非错，

那一定全错。）

雨是主要成分，甚至可以

不是在一个下午。

只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谁）便已经在

一个下午是这样的，
但雨。以及，
这样的这样：伸出一根手臂
还是远远看去，
雨的分类
明确等同雨的场次。
下午也是。但这样的便是
这样的：只要有雨，
我们便不会出错。
或是这样便
足够了，有雨——只是，
有雨（当然，雨落在地上
成为水）的什么呢。
一个下午，还是仅仅
这样的？
而又因为是这样的，
所以但并不只是
有雨？（真要搞灵清的话，
带上一把雨伞也行）

但这样，雨
便不再是下午的
一个前提，成了我们
忘记的原因。除非
我们也是
这样的分类。

猪肝

Pork Liver

一块猪肝。

午餐。

晚餐也吃了炒的猪肝。这会儿，

从阳台望去，

那个夜钓的人已来到湖边。

所以这一天按每个人的感受

平均下来会是

(偏潮湿) 的一天？

造房子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s

原先一个露天停车场，一群人从早晨
6点到晚上9点准起雾，造了有大半年。现在
有了大致模样，是一种叠墅式房子，不像是
他们能住得起的。我每天看着这些劳工。我是他们
忠诚的劳工！

这跟写诗玩不太一样。

我有时玩了太久，超级困，迷迷糊糊
晃进一间房子，甚至彻底趴在墙上
无限休息。我为什么不像陀思妥
耶夫斯基那样去干点建筑？他是干什么的？
但我永远不会去前线打仗，迅速变老它们是一回事。
我宁愿去写作，既然我对星星、大地什么的
没什么兴趣。睡觉，或者干一干停车场。

天下

Under the Heavens

先是两个雨滴，
从空气中飘落到地上。

因为

没人看见，我们也

只有想象它们

落在地上

成为了一点

水渍。

至于是哪两个

阿富汗女人，她们

遥远，

以及不在，

我们也不怎么清楚。

我们的茱迪

Our Judie

*

傍晚，陪茱迪
出门散步。

*

在湖边走一段。

*

返回。
并没带回
额外的信息，
除了一根
擀面杖，一根
银杏树苗。

桑葚，给王珂

Mulberry, For K.WANG

坎坷的珂。古文中，桑梓
常用来指代家乡。
这也挺好的。
我有时走路经过一株桑葚乌黑
的桑树已是五月。我还记得
五月（为什么是五月？）
通常是淡季的开始——
很明显，它会
在世上发出一种哒
哒哒哒哒哒哒的低频干扰信号。

雨寄（终极版）

To Entrust Rains (Ultimate)

邻屋阳台长了茅草。有时，那里成了一个积水池，
常有附近的鸟雀来此嬉水。
看得出它们是悠闲的鸟，所以附近。
在鸟的附近，雨天
有时。一种熟悉大部分来自雨声的
庞杂与频率，与过往记忆中
某个固定画面的叠加。那是在
一九八六年？
现在还有谁耗在那儿吗？
太多的分析，一个脑壳总在别处晃荡。

考虑到文学并无宗教那种超越无我的需求。
雨也是。举起一根
手臂，一般来说，雨已经被包围了。

有三个鸽子鸟在屋顶走步，它们知道。

Three Pigeons

有时，
局部晴，有三个独裁者不是鸽子鸟
在行星上，午餐。
或分别午觉、游泳，在阳台静眺
远处光是斜射着的海面谁知道（除了一切
在同步发生，云，无处不在又
不在任何地方以及，
不要真的
相信有通鸟的人，聊赖与奇迹——
简直可以用来作为所有诗集的标题！）

笋

Bamboo Shoot

春雨，雨停有时。
笋的指数生长。
笋有时在诗（我的诗）
中可指代我那劈来
冲去的家乡。我也是，笋衣
斑斓，与竹子界限模糊。
有时也晾制成笋干
以便储藏。虎，现在
常行于竹林的原因
与我无关。虎是
另外一回事，它的
严格与美学以及语气，
虎不指代
任何其它事物。

脱脂牛奶

A Box of Skim Milk

有时现在，有人在邻居院子
修草坪，夏天要来了。
为了不至于离题太偏，
喝一会牛奶。
噪音抓狂混合断草的香气让人
想起制度的艰难。
同样是修理形状，对诗行
美观的要求通常较低，
不垮就行。
无需处理语义结构，
是因为写作无疑已是一门伦理学。

梁山伯与茱丽叶

A Local Love Affair

*

地震的一天
他在河边踱步，
沉思。

*

河对岸
茱丽叶看见了，
挥舞衣裳大声喊：
山伯，快跑！

*

二〇〇〇
年后，他们
是夫妻。

*

谢谢。

结婚

Marriage

今天五月四日，交车险的日子，吃过早饭，出门去东林家寄些书，天气不错。出门没几步，遇见有人结婚。

附近也许有喜鹊
出没，我一惊一乍

走去地铁，想起这么些年来只穿一条黑色
505 牛仔裤。也许在郊区
通往城市超长地铁线上会看一会
《射雕》，听一会火花马还是
写上几句潦草诗文毕竟
我常常会有一些破坏性想法。
毕竟没人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谁？在这油价
忽明忽暗的世上，有些美国鸟人
对本届政府轰炸伊朗已极不耐烦了，
油价！
别管别的。

现在，在地铁晃动的昏困中仿佛庞德和泰德坐在我两
边，吸着百事。

概念一

Conception Once

在接下来约二十分钟在

必须午餐前

模拟现在：在一杯水旁边坐着。

反复渲染在一个框架中与永远滞后，山山水水。

*

通用且大致上，坐在一杯水旁边，有时。

*

有时，四周安静如常，未来

还没来，会来。

现在勉强也可算作未来，或就是。

一杯水没有未来。

中午，山中异常安静，虎。虎沉重的脑壳。望着对面
山峰，虎忘了现在。

有一个虎。

但大部分时候虎不对。

立夏

The Day of Start of Summer

客厅，茱迪在给我理发。我们的
茱迪。茱迪的马匹呢。她有
一双欢快的手。我的无数根天线掉在地上。
也许太过放松我睡着了，下垂。
一个蝉也是。客厅安静得像是有人
睡着了。我有时醒来，她还在我
脑壳上捣鼓。我做梦了没？在哪儿。
我属于梦的一部分。或我们
就是梦。一个安静的客厅，马匹
停着不动，在嚼草叶，整体的情况
像去年，或云。云的移动。

屏幕一

Screen Once

拖拖地，西班牙苍蝇，婴儿。

在屏幕中拖拖地，电影

开始了吗，客厅里，一个婴儿

睡着了。拖地与一只苍蝇在客厅飞绕。

在西班牙拖地在中午发亮的屏幕中她睡着了。

这是屏幕一，士大夫的疲乏与苍蝇，

拖地不可避免。

屏幕关于屏幕总在丢失并不是这个意思。

有一种密集但并不是这个意思，在拖地时

她险些丢失。但开始了吗，电影。

在正式开始前的那种在，在屏幕中。

屏幕一与拖拖地。有人睡着了当他还是一个婴儿他总在睡当他想睡他就睡去这便是一个人的开始。一只苍蝇一与屏幕。稍后，以及在稍后。一只有一次是一只有一次。一个苍蝇也是。稍后，在拖地。西班牙在漫长历史中不可避免。电影呢，还没开始，有人已经睡了，一部关于拖地的电影有苍蝇在客厅飞来绕去，一个婴儿在睡觉也在开始，摄像机在看不见的地方运行。

Z

Z走的太快。快过生命消耗的速率。这就是Z。
要是需要Z也可以
喝些过期牛奶。

(Z一)

Z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下垂。

(Z的旁骛)

在一杯牛奶旁边。有时，
也在斜对面。
无法举起的Z或撼动。

(序列Z)

下午，
过度思考没有带来颓废的过度思考在扩散中。

雨，或序列

Rain, or Sequence

我睡着了在
哪儿。是什么在我睡着时在雨中
没有饿我是怎么
知道的。雨中我怎么知道睡着也是
情况的一种。上哪儿知道我的情况。复杂
而通用，雨。仿佛我也是。
在雨中我怎么知道我也是雨的一种情况。
睡着了。在我睡着，雨在下，在我
外面，我不在那儿。不饿。不在那儿
且不是我的一种情况而只是雨
在下。我如何知道。在雨中，雨不知道。通常，
这是一种有时伤感时而美丽的情况雨知道？
我睡着了是什么在知道我的情况。
你已经被雨包围了，我。或我的一种
情况或一组蠕动交感神经。
雨不知道。雨不是我的情况。

Sunday

一条清污船在湖中
作业，太阳有时每天
在升起。
我略显漫长，
经过时，总在
那里休息。

击

Strike

脚尖

与一小根大叶植物在阳光中微晃，此刻。

列出所有被单。

全部被单

结在一起的那种长度，

或辽阔：

假设可以覆盖百分之五十以上

想象中的国土面积。不过，他现在

在敲击一根铁棍，用手中

一件什么东西，

在那个斜向

俯瞰绿色建筑堆中。

羊排

Mutton Chop

为一块羊排作。
或一顿可有可无午餐
，或诗。

缥缈峰

The Ethereal Peak

要多缥缈，一个人可以在心中
看见缥缈峰？

缥缈峰在中午光线下，
在虚无山上，一个乌黑
时而闪烁的山峰。

缥缈峰那类似滚刀块的形状。
有鸟雀路过时，
它们统一不是乌鸦。

夜里，缥缈峰又会回到
一个正常无名的山峰。

必要的可感知长度

A Necessary Perceptive Length

在楼下小歇。

风摇晃那些杂草，这算

什么风，

疾风？

除了一阵风（雨也是，但雨有更

高使用频率）停着不动，似乎——

—————。并无别的价值命题。

诗总归是一种简短的写作，

遵循必要、可感知长度的排除原则而不是

连一个词语也懒得抽离。

晦涩如光

Be Obscure as Light

嗨，年轻的东林党后生，
你认为这个成语
是什么。
或者，它已经是？

语境一

Context Once

有时，
他只能对着海面上的
空气说话。

潮湿的
海。

他有时
连对着稍远处一个
浪花呼喊的
力气也
不够更别说缓缓
举起一根手臂。

南无 (*NanWu*)

步行，去趟附近超市。

街，明亮稀疏，

南无。

树枝，南无。

轻盈，轻盈而南无。

有两株三株六株树木，它们

There Are Two, Three and Six Trees, They

那里一起有多少树木。

以及要知道它们多少才算知道。

逐一数清楚每一株树木是一种知道。

不多的一些，或十一株树木。

远远大于，或比没有来得奇怪。

有多少树木在那里以及

它们的排列与它们树木无关。在光线下，

它们树木（这已是最终程度的言说，

不能更多）也没有它们只是各自

的一株树木。或是不是

树木对一株树木无关要紧，一株树木

无须知道它树木。
知道一株树木的不可能。
以及知道一小片树林总归要
容易些。
要知道那里没有树木而只有一种
知道的幻觉，并袅袅
相信（它们的垂直）。

昨天，A Mother' s Day

Yesterday

每个人都有妈。

需要有专门的一天来念想她们，在她们
还在世我们还没成为孤儿时，

打一通电话也行。

家里座机的等待音一直是《致爱丽丝》。

爱丽丝总是不知道在忙什么，这两年
她的腿脚已很不方便。

旱柳

DryLand Willow

除了立在风中。
有些日子也在风中。
风五花八门，
因为是。风中吹来的
一些话几乎无法
逻辑推演。
但我们熟悉。下午晚些时候，
另一些被吹走的风。

(表格)

我们经过一个柳树，不确定它的具体类别。我们也是。要是在湖边，它也许是一个倒拖杨柳。但不像。在离湖还有些距离的地方。

(表格)

有些风。有时是

一些风渣。

大部分季节

还算安静。那些还潮的日子

并不在我们考虑范围。

晚餐后思

Random Thoughts After Dinner

一盒蓝莓以及，鸟为何对女性更警惕？
本质，以及我有很多，你要吗？
如果这是一天，它也快过去了。

麒麟

Kylin

一种想象的动物。

1 等于 1.0。

想象一种脑壳悬空的动物，它忽明

忽暗的重心，

是蓝色的。灵魂（漆黑）

通常没什么像样的画面。

默认在现在又有什么

好处？在云

那里呢，一小片乌云且始终那里。现在，

一根手臂搁在桌上，或翻开。

江湖中已很久没有梟了。

一种写作，但不是现在

A Type of Writing, But Not Now

歌声从远处传来。

歌声作为事件，包含大量非人因素。

歌声与你的裤链呢，

与大陆板块的挤压与俯冲。

无论如何，它仍是一种在社会

主义样式的懒得表达。

黄昏一

Twilight Once

旧社会，黄昏。
屏幕在暗下来，在
接近熄灭时戳一下手指，
点亮它，
迫使它远离舒适
而温暖的归宿。

动动手指

Move Your Fingers

秋天，一个立在
林地中的阴影
比树木还高。
虎怎么可能出现在那种鸟地方？

(虎)

有时在一个随便什么鸟季节。
林地中一根树木，哪根？与它
并立的阴影比它还高。
并且它们并不像是对应物。
因而虎呢？在并不是
评论虎的季节。

(是)

或不是是。

包含，以及无非被大量包含。

不可能单独的秋天。丈夫

也从秋天的阴影中走来只是谁

看见了

或他就是？

(充电)

不要迷恋充电。它只是一种电势储存过程，恢复电池内部的可逆反应。

(效力)

多喝海水。

(虎，作为一种后缀)

或在活到哪儿便是哪儿的季节。

（一个阴影立在林地中不是虎）

林地中，一个阴影高而黑。附近并没观察者。阴影立着，附近是一根比它矮一截的树木。那是在明亮的白天。夜晚，这阴影还是阴影，并没神秘兮兮地显露出黑光。

因而它的根须呢？

不，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人造语境中，虎只是后缀，不作为一种传统对照物。

（鸟地方）

鸟，地方：一个自嗨集。鸟单独杵在那里，弥漫着一种只对鸟自身有效的效力。不分季节，亦无需参照。后来，便欣然出现了私有制。

（一件阴影，凭什么？）

凡事想一想凭什么。

(画面)

丈夫。

秋天的客人。

游走的丈夫从随便什么地方归来。

卸下阴影的丈夫。

About Today

14号，一个往家里
转钱的日子，晚餐又吃了薯条和煎土豆，
听了一会新闻。有时（包括
这会儿）动动手指。剔除这些，
这天与我的记忆没大的
关系，现在
听会儿《About Today
》，等光线退去。

膝盖

A Knee

海苔，海苔是一类紫菜
还是什么，我在吃。我现在 16:
12 分，挂掉一个
视频通讯，接着吃这种薄片状零食，坐在
餐桌边。我可能这天一整天
都坐在这儿，没走去
阳台那边正常休息。

这需要穿过客厅。

现在，

在电脑屏幕中一块长方形空白上，发现
这个诗歌标题，一个代号。膝盖什么，
一个漆黑而宽敞的
膝盖？早晨开始，我一直
在看武侠书。
以柔克刚，物极而返的 Nine

Ying Manual 争霸！有时也会走到
墙边，在房东的黑板上练一下
粉笔书法。你通常不能去
回顾还没过完的一天，
否则它只会是
奇怪的一天。每一天。我有时（在看书时
偶尔）想起槐树最近为什么老是写
59 个字符数的诗辑。诗，当然必须有
一种自我规定，在作为一种
写作游戏时。
这也是为什么那种小镇做题家文人
一辈子都不会明白诗是什么玩意，他们
离诗太远，品味
（便是一切）又烂。
不知道郑洁
校对完诗集没，
现在——幻想
自己在衰落帝国的小小的甜蜜中心。
啊，曼彻斯特的夕阳。啥的。

雨序又一

Sequence of Rains, Once Again

雨在下。对雨的

思念有时。

有时，雨季接近，一个动物恍惚而

农耕感强烈，是一件什么事，雨？

雨是雨的一件事情。

雨有时远以及，仅作为一种背景，时而雨

（近处的一个）落在地上，

失去形状成为水。

但不能说雨只是一点过程。

要完全否定雨，往往需要一场

难得的雨，它干燥极了，

它从没出现过是吗。

雨有时已是现在。在下，
一个下在雨（集合）里的雨或不久
穿过窗户，落在她的膝盖上，
作为一种提醒，它微凉。
在它最快但总归无法提前消失前。雨，
不可忘记存在阶级的事实。
是因为，严格来说，雨并不
算是一种连续的序列。
这些年来，雨的历史展开已近乎
停滞（两边都是水草）代词化倾向
却日趋严重。
雨已不再像当时，一件关于
雨的事情，它已脱离一般事实
成为一件文字事务：
如同鸟：一件
空中的事务。
（又有什么不是？）不像是
还会有其它汤汤
水水的推论。

不知道。

雨反复使用，但并不比
它自身来的复杂，不可原谅。
我可以现在就出门。

雨序一一

Sequence of Rains, Twice

雨停有时。

他们又开始劳动。

雨呢？

雨停着，不动。

有时一个动作停着不动，

一个序列（不会太长）

也是。

就这样他们开始走来走去，接着劳动。

要忙的事实在不会太多，

但总得有人去做。

有些雨好像从没下过，

是因为季节

还是世道不对？

不像另一些雨不仅

只愿停着，

它们简直没有。

也不需要。

这样的雨，在过去的日子中

基本上被贬成雨中败类。

分类属于政治范畴，

让人犯困。

现在，雨停着（而他们

是动物，且只能

在序列中）

他们只能开始劳动。

剩三帖

Sheng San Calligraphy

还剩三根中南海又在烟盒里一根指向旁边叶片枯垂的银杏
树苗一根稍远些天空雨在下剩一根基本上是这天蠕动的历史
抑或自身宏观静止仿佛没有与不在

吃枇杷

Loquats

想起去年院子里的枇杷树。

砍伐它用了半天。

这会儿，那里只有去年的这株枇杷树。

会有很多去年。

一阳指

Yang In Ascendancet

又是一种虚构的武功技术
(类似《九阴真经》。九阴真经
我们已经写过了，
写得比较残暴与现实。
一阳指不应该这样，它主要
是一个爱情故事。)

粥

Gruel

比水厚。

粥人。

一个米泡涨后，粥。

虚弱而

荡漾。现在，

难以回顾

的现在，走那么远，

来到半碗粥旁边。

下午早些时候

Later In An Afternoon

下过一点小雨。
跟没下没什么区别，但终究
是下了的，在一个有
两个探路蚂蚁的车站而不是
没有它们。有时
(为什么一定成立?)
只是一些移动。
缓慢，直到消失，
尽管这很难一次性做到。
其它时候不好说能不能点着。
但雨中有音乐，当然，
相互需要是另外
一回事，就像傍晚
仍有可能接着下雨，是因为
原则上，几乎不可能

对雨提什么要求。
过去的海也是。
并不意外，奇怪
无非只是组合，或情感
累积，从这里看过去，
一生通常不会太长。
要是始终没出现，
我们可以默认它是云。

夜

Night

夜，夜的阴影。
阴影中的夜。
夜色。阴影中阴影的
夜，乌黑的阴影。
在阴影中夜的光泽
的阴影与夜的阴影的光泽
交相辉映，夜。

(夜夜夜)

YeahYeahYeah

(夜)

荔枝。

吃荔枝的猴子。

(荔枝)

海的脚底板。

浮游生物在夜晚的海面闪烁，

荔枝。

(夜)

过去的海。海，过去了，

会过去的海。

(荔枝)

夜，

他们还在工地上劳作，

挖掘。

吃荔枝。

(吃荔枝)

荔枝。

(语法分析)

夜，吃些荔枝。

多喝海水。

(指令)

散去的夜散去，归宿，就像过去的海
已过去。

过去的浮游。

(夜，夜晚)

夜夜夜。

错觉

Illusion

比方说，自从马杜罗夫妇
被拎走后的委内瑞拉就没我认识的人了。
有时，像一个古代书生，劈来冲去，
思索那个远地方，
只是乌漆墨黑的球面上一个补丁，
不像会长无花果树。还有
企鹅，样子都差不多的。

碎屑

Chippings

痛苦的
对象。插入
永不丧失的事物。
昏厥与气闷而
漫长的返回。稀有鸟，
佛陀的自由活动
提前结束了。

雨，或序列（二）

Rains or, Sequence(II)

雨，现成。
在雨中，知识越多
越反动这种恶心
语法暴力。
雨不可返回雨，
即便在形式宾语中，雨无非
也没有来源。
有，也是错的
（要知道自己在哪儿）。
雨中憾事，
有时。
难免有时。
雨有雨的情况，
一般来说我们也是。
一场雨

有时没有。
那它又是什么？
有时只是雨一场。
雨的类似这种
情况，或只在今年。

为一把尺子作

For A Ruler

自己的工具。
哪些是欢快的日子，
而有些并不一定值得。
命，精确到
无法读取。
但这不妨碍水母
继续统治我们。

跋：三本经书

Postscript: Three Bibles

有过三本《圣经》书，书都还在。朋友赠的书很少弄丢。我有时喜欢把它单独放在床头柜边上的那种感觉，仿佛一件很近的东西在那里。我很少打开它。我也喜欢其中的《传道书》和《约翰》。以及知道并无资格去信神或耶稣或那位老人家什么的，在乌漆墨黑的夜里。通常，我的淡紫色光线在我内部，比较温吞。与我而言，光的奇怪来自于它似乎没法照亮自身，或它本身是亮的这是什么意思？作为一种电磁波，也许它确实有特殊的地方，我不可能完全了解光的性质。正是因为这样，提供了我时不时去想象它的可能。而更奇怪的是想象，它似乎必须借助光。那不去想象呢？很难。

槐树上个月又送我一本。谁知道他从密西根带回了多少本经书。那晚，我们在粮道街附近的什么街吃的夜饭。忘了也许聊到过基督的故事启发，也许没。现在，光蒙蒙亮，一个清晨。我随手翻开，是 Psalm 中的一节，A Man In Trouble。藉着他的微光，我看见诗中吟诵道：Please hurry and help, Lord God！我跟着反复念叨着，又重新睡过去。跟我有一次想的一样，我在梦里睡着了，这时上帝他老人家来到我身边，俯下身，在我耳边用它鸽子般的声响，低语道：我 - 不 - 存 - 在！这次，我没及时醒来，继续睡着，让井水般不停渗出的眼泪水自己流淌。

跋二：修辞与序列，为一个鹦鹉鸟作并序

Postscript II: Rhetoric and Sequence, for The "Butter" Parrot

现在，我不像前几年甚至去年那样，每天写很多文字，排列它们的各种组合，反复使用某个词语概念直到呕吐与忘记，比如一九八六。我似乎总在现在。在现在那里，同时又不会完全脱先而不在。我有时只是忘了在。有时在一杯水或阳台上的一只鞋子旁边便知道我在那里。我不会只是一种地标。这是两个难以分析的对象：我，或语言自身。而一天中大部分时候我又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只是空坐着，

也饮些水。这和佛陀有什么区别。

这册近期的诗，起先它的标题是：雨，或序列。我常常会在想写一个长篇前，花些时间来写一册诗集热身。按经验，它的样子会在写诗期间突然冒出。可是没有。因而经验有时也是个扯淡的东西。也是经验，让我一直活到现在。我是说，起初，我想写一批不是信息的诗。它不是一个诗所具有的信息量为零或没有。不是量的问题。理想的情况，是那些语句组合是一种并不携带信息的序列。或严格来说不是序列。我学过通信工程专业，可以感觉到那种诗呈现的样子。并且直觉中，它必然是我之前所有写作的自然延展。香农对信息的定义是，减少不确定的东西。这非常符合我作为一个重度语言用户的体验，我没见过哪怕一个词语的定义天然清晰，而无需用别的概念加以描述。以及语法。这一点没什么可说，汉语从来就没什么语法规矩。尤其诗歌写作中。我不是研究诗歌技法的（写诗只需与作者的身心律动保持一致即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尽量避免年轻时那种忽明忽暗的文艺冲动，有时累的跟狗似的。

二、修辞。

我是说，过了些日子我又把“雨，或序列”换成“修辞与序列”。

大概是雨太像某种序列，而我并不想表达这层意思。雨的过程总是有一种序列甚至秩序。这方面雨和风不同。风的引申更为广泛与模糊。风。我想，也许这本册子可以叫作“一阵被吹走的风”什么的。但毕竟我喜欢的风总是与雨类似，它们几乎停着不同。这是个修辞学上的细节。或者它涉及的仅仅是伦理方面的问题，关于写作（即修辞）本身的问题。在此就不展开评论了。

三、为一个鸚鵡鸟作并序。



养过一个鸟，没了。现在，在没有鸟以后，没有鸟。哀乎？一个鸟进进出出，接着消失与不在，突然并且还剩什么？一个是它的量词。不是一头、只、或匹，一个鸟拥有鸚鵡的分类。这没什么，鸟便是鸟，它鸟。一个鸟只是它，唯它。消失与不在后，它呢？一个鸟如此便已不在。仿佛脱先，没什么剩余。如此干净，鸟自身对自身消失后，空剩下一种干净而无法返回。一个鸟尚且如此。黄油，我们的鸟，陪伴感谢。

去年的十月仿佛已经过去许多，我们在动物园路旁的花鸟市场，看见黄油在一个笼子里与同类混在一起。因为个头尚小，价格低，它被我们带回家中。这样它就有了黄油这个称呼，成为不一样的一个鸟儿。它的大致分类从鸟，鸚鵡，牡丹（不是和尚）鸚鵡一路划归至黄油。吉米叫它黄油，而我通常唤它唧唧。唧唧通体嫩黄，尾羽和脖颈处有粉红色点缀，随着发育，这部分色彩会有所增加。它的飞羽已被店主剪去，因而刚来我们家时并不会飞。往后也是，鸚鵡并不是擅长飞跳的鸟，我们给它配备了一只蓝色

鸟笼。

我在小的时候养过一只青色小鸟。是我从一株枇杷树上用弹弓打下的。石子击中了它尾部，鸟随即坠地。我取它回家，将它放置在一个捕鼠笼中，铺上枯草。一个受重创无救的小东西，望着挺可怜的，悲悯的感受由此而生。我没再玩过弹弓。我在也许还要小的年纪，从一个猎户那儿讨养来一个幼年猫头鹰。却又不知如何喂养，几天内，只给它喂过一点水。往后，我仍养过一个小狗，没几个月，一个早晨，它便病在屋后的沟渠里。我有时会写在一九八六年，屋后那条沟渠里躺着一个和尚，嘴里吐着泡泡。我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记忆的熟悉。我从此没再养过动物，直到黄油。严格来说，黄油也是代养。我在花鸟市场对吉米执意购鸟的行为持的是否定意见，并不是怕麻烦，照顾不周。于我而言，鸟最好只是存在于语言中的一件事物，一个实际的鸟儿也许会太过沉重，我已有过这类经验。总归，我不愿重复它。

鸟，空中的事务。来到地上，它成了一个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鸚鵡小鸟。它有时会让我想起一个来世上散步的人。也许是因为她们同样小巧天真。我不知道。早晨，我

得投喂它一些粟米，换上新水，放它出笼。它不会从窗户飞走，一个谨慎的鸟，喜欢线状物以及拥有作为一个宠物必然的与人亲近的技能。它是一个鸟，它可知道？它啾啾的鸣叫声我不懂。鸟，最好不要跟人说话。我常常这么告诫黄油。以及不要随意在人身上排泄。我喜欢黄油立在我的膝盖上，不动，长久背对着我。

已记不清去年冬天有没有下过雪。要是下过，鸟呢，我是否有带它出门踏雪？

我没有画面。

冬逝春至，我们有时隔几个星期才回一趟汉南住处。黄油有时眼见长大不少，甚至可以分辨叫声中的变化。我们后来知道，一只在院子里瞎鸡巴逛的黄大仙收走了它。顿失魂。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

www.plus2pounds.com

詩集

《瀑布》(1~6)《在沒有鳥以前》《鯉鳥的俯沖》《堤岸》
《鄉紳的經驗》《二十首詩與一首絕望的歌》《斷路器》《白
色旋轉發光大蘿蔔》《下雪與舊社會》《坍塌》《扭曲的意圖》
《山水畫框》《過去的海》《敘述與抒情(卷二)》《吸管》《氣
候與臨摹》《漢語與黃昏》《聊賴與神跡》

長篇

《散裝麻雀》《百鳥無踏》《釋放一種藍色》《鵝》《敘述和抒情》《瀑布：大寫、在社會主義、竹林與玄談廟》《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玄談廟》《聖·張長衫的講述》《自傳：昏厥與返回》《雲雲》《在屋子裏遊蕩，象棋》《圖森》《裴》《派拉礮頭》《烏雲》（戲劇）《山陰張侯》《敘述與抒情（卷三）》《校封圖集》《散步史》（短篇集）等。

翻譯

泰德·貝里根詩全集

The Collected Poems of Ted Berrigan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twtwitwd (The way to write is the way to die.)

Author: ZHANG XIU

Editor: Huang Zhengjie

Designer: Sean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